

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差不多是“惜光阴”的另一种说法。其实这句话，原是对什么对象呢？原是对什么对象说的？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句话。

作品新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中国现代
作家作品
新编丛书

丁玲作品新编

王中忱
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玲作品新编/丁玲著;王中忱编. —北京:人民
文学出版社,2010

(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)

ISBN 978-7-02-008146-2

I. ①丁… II. ①丁…②王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
合集-中国-现代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09550 号

责任编辑:肖潇雨

装帧设计:翁 涌

责任印制:史 帅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94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2.875 插页 2

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8146-2 定价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前 言

1911年春常德女子师范学堂的创设,在当时的中国也许不算很新鲜,但在僻远的湘西地方则非同寻常,而对于后来成为作家的丁玲(1904—1986)来说,则是决定性格与命运的大事件。这时丁玲还不满七岁,便和三十岁的母亲一起成为这所学堂的学生,分属师范班和幼稚班,是轰动当时的新闻。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妇女运动领袖的向警予是丁玲母亲的同班挚友,并曾正式地义结金兰。^①

丁玲原名蒋伟,字冰之,丁玲是后来到上海求学时用的名字,1927年12月发表小说《梦珂》时署为笔名,随后以此行世。她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(当时称安福县)一个高门大族,四岁时父亲病逝,家道中落,翌年随母亲移居常德。丁玲的母亲余曼贞(1878—1953),是一位刚强、坚韧而胸怀豁达的女性,她忍受习俗的歧视和突然降临的贫困,携带孤儿幼女辗转常德、长沙等地求学,成为自立于社会的职业女性。丁玲说:“母亲一生的奋斗,对我是最好的教育。”^②与母辈同时求学,使丁玲体味到上一代女性努力挣脱传统藩篱的经验。而由于年龄差异,她

① 参见丁玲《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》,《收获》1980年第1期。

② 丁玲《我母亲的生平》,《芙蓉》1980年第3期。

又与那一世界颇有些隔膜。这样的生活状态甚至延续到后来。1922年初,丁玲和同学王剑虹奔赴上海,先后平民女子学校、上海大学学习。一些知名的新文化人物和共产党人如李达、瞿秋白、陈望道、沈雁冰、田汉等在这些学校授课,其中有的人如瞿秋白和丁玲处于亦师亦友之间,给丁玲很多影响,但年轻人的浪漫幻想乃至有意的逆反,使丁玲没有跟随师长们投入实际社会工作,用她后来的话说:“我固执地要在自由的天地中飞翔,从生活实践中寻找自己的道路”^①。

1924年,因好友王剑虹和瞿秋白结婚、病逝而受到情感创伤,丁玲离开上海到古都北京。1925年夏,丁玲回常德度假,和她“只见过两三次面”的青年诗人胡也频(1903—1931)只身追随之来,^②同年秋,他们在北京同居。胡也频的诗作曾多次写到他们甜蜜而浪漫的爱情,但贫困漂泊和前行无路的思想境况也在其间投下阴影。丁玲曾说,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气氛使她陷入极度“痛苦”,迫使她不得不拿起笔来写作。^③在此期间因结识年轻共产党员、诗人冯雪峰而激起的情感波澜,似乎也在丁玲的早期作品里留有某些印记。

一般文学史常把丁玲放到“左联新人”群体里叙述,其实在左联之前她已经有了相当名声。茅盾属于丁玲师长一代,作为小说家却几乎是和丁玲同时在《小说月报》登场并获得广泛影响的,他的评价应该能

① 丁玲《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》,《收获》1980年第1期。

② 参见丁玲《胡也频》,《文汇报增刊》1981年第1期。丁玲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和自己的感受:“我母亲诧异这是从哪里来的访问者;我也诧异这个我在北京刚刚只见过两三次面的、萍水相逢、印象不深的人,为什么远道来访。但使我们更诧异的是这个少年竟是孑然一身,除一套换洗裤褂外便什么也没有,而且连他坐来的人力车钱也是我们代付的。”

③ 参见丁玲《一个真实人的一生》,开明书店1951年版《胡也频选集》的序言,初刊于1950年12月《人民文学》第3卷第2期。

代表当时人们的感受。茅盾说:丁玲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时,其名字“在文坛上是生疏的,可是这位作者的才能立刻被人认识了。接着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也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了,人们于是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,在谢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时,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”^①;甚至当时学院里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位女作家的出现,将其及时引进了刚刚在大学开设的新文学史课程。^②

丁玲的小说处女作《梦珂》延续了“五四”文学“新女性”的故事,但明显拓展了“娜拉走后怎样”的主题,而结构安排和视点转换则流露着生硬的痕迹。^③到了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,丁玲的小说叙述能力产生了飞跃性变化。《梦珂》所描述的社会阶层与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,在这部小说里都凝聚到了莎菲的内心世界,充溢在作品中的颓废情绪,典型体现了“五四”退潮后“新女性”的精神危机,也呼应了大革命失败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彷徨心态,激起广泛共鸣是很自然的。

到了1930年中篇小说《韦护》发表,丁玲的小说主题发生了变化,随后的《一九三〇年春上海》(之一、之二)也延续了《韦护》的故事模

① 茅盾《女作家丁玲》,1933年6月《中国论坛》第2卷第7期。

② 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浦江清曾在1929年1月30日的日记上写到:“至图书馆,翻阅杂志。借《小说月报》数册归。读丁玲女士短篇小说数篇,喜其心理描写之细致及句法之流利。”(《清华园日记·西行日记》第22页,三联书店1987年6月)。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从1929年至1933年在该校开设“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”,他遗留下来的讲义提纲《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》第五章列有丁玲和她的小说。参见《朱自清》全集第8卷,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。

③ 1937年,还在上海圣玛利亚读中学的张爱玲在该校的文学杂志《国光》上发表《书评四篇》,其中一则为评介丁玲的《在黑暗中》,张爱玲特别称赞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“细腻的心理描写,强烈的个性,颓废美丽的生活,都写得极好”。但认为“《梦珂》是自传式的平铺直叙的小说”,“是没有成熟的作品”,其感觉是比较准确的。

式,把《莎菲》时期所探索的女性自我意识,放到了“革命”的语境中进行思考,但丁玲此时给出的分析还是比较简单的:为“革命”放弃个人的爱情,还是改变自我“随着大众跑去”,必须二者择一。1930年5月,丁玲和胡也频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1931年2月胡也频遇难后,丁玲出任左联机关刊物《北斗》的主编、左联党团书记,追求社会变革的激进政治意识推动了丁玲创造左翼前卫文学的激情。她这一时期创作的《水》(1931)等作品,选取农民的反抗斗争题材,以“新的描写方法”勾勒群体人物“集体的行动”,当时即被认为是“新小说”的示范性作品。^①

但对于当时的丁玲来说,“大众”还只能是寄托理想的模糊幻象。1933年5月,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,失去写作和活动的自由。1936年9月,她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,逃离幽禁之地南京,奔赴陕北,由一位大都市里的知名作家,转而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文学工作者。丁玲的行为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具有强烈的感召力,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欢迎。^②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以后,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战前线,写作多是战地通讯和随笔,如收入本集的《冀村之夜》、《马辉》等,明显表现出新的表述风格。当然,此一时期丁玲更多的工作是行军、演讲、演戏等。这样的经历对丁玲后来的文学写作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,革命、阶级、民族、战争、大众等,都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或模糊的幻象,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。在这样状况中,文学家位置何在?应该怎样确立自己的认同?是丁玲不能不面对的问题。1939年至1941年

① 参见冯雪峰《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》,1932年1月《北斗》第2卷第2期。

② 1936年毛泽东曾做《临江仙·给丁玲同志》,肯定丁玲的转变:“昨日文小姐,今日武将军”。参见《毛泽东诗词选》第148—149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。

间,丁玲主要在延安学习、工作,得以有时间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考转化为文学。这是丁玲文学写作又一个丰收季节,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、《夜》、《在医院中》等短篇精品都写作、发表于这一时期。

直接投身革命,不仅使丁玲体验了鲁迅当年所说“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,需要各种卑贱的,麻烦的工作”,还深刻体尝到“革命是痛苦的,其中必然混有污秽和血,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”。^①延安整风时期,丁玲因《三八节有感》等作品受到批评。《关于立场问题我见》、《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》,特别是新近发现的《自白之一:关于〈在医院中〉》等文章中有关自我“改造”的表白,既是丁玲自身经验和思考脉络的产物,也是面对外部压力痛苦挣扎的记录。甚至到了抗战胜利,对丁玲的审查也没有明确结论。^②后来回顾陕北生活时,丁玲说自己不是令人羡慕的“飞跃的革命家”和“从不犯错误”的“幸运儿”,只愿意“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”,^③其中显然充满无限感慨。以土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获得斯大林文艺奖,给丁玲带来巨大的声誉,新中国成立初期,她作为新的人民文艺的重要代表活跃在国内外的文学舞台上,是新中国文艺体制的创建者之一。但到了1955年,特别是1957年,丁玲被划为“反党集团”的主要成员,遭到严厉的政治批判,1958年被下放到“北大荒”劳动,直到1979年才得以重返文坛。复出之后,丁玲急切地把自己长期的底层经验和

① 鲁迅《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,1930年4月《萌芽月刊》第1卷第4期。

② 在1943年7月开始的“抢救”运动中,丁玲作为“审干”对象被审查,一直到1945年9月离开延安,也没有结论。参见李向东《最难捱的一年——丁玲在1943年的珍贵史料》,《新气象 新开拓——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》,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。

③ 丁玲《〈陕北风光〉校后记所感》,1950年6月《人民文学》第2卷第2期。

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复杂体认形诸笔端,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散文、随笔和文学评论,并就文学与政治、写作与自由、艺术形式的“土”与“洋”等问题提出看法,在当时颇引发一些争议。她还创办并主编大型文学杂志《中国》(1985—1986),在当时文坛闪现异样光彩,也为此竭尽了心力。1986年3月4日,病逝于北京。

丁玲是深深卷入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旋流中的文学家,其坎坷人生,典型地缩写着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。“新批评”放逐作者的文本解读方法,对解读丁玲的作品并不适宜,而如果我们说丁玲的生平就是她的代表作,也不是过甚其词。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,这本“新编”在选择丁玲短篇小说代表作的同时,也注意选择了一些在写人记事中带有作家本人自叙色彩的散文,在“评论”一辑,则收入了几篇作家谈论自己创作的文字。限于篇幅,丁玲的中长篇小说未能选入。

“新编”所录作品,每篇在篇末注明原载所在及选篇依据的底本,以供研究者查考。“书信”一辑的注释,征得陈明先生的同意,参考和移录了《丁玲文集》第10卷的相关文字,特此说明并致谢意。

王中忱

2010年5月29日

目 录

前言	王中忱 001
----------	---------

小 说

梦珂	001
莎菲女士的日记	043
一九三〇年春上海(之一)	082
从夜晚到天亮	116
水	125
我在霞村的时候	161
夜	181
在医院中	189

散 文

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	210
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	216
一个真实人的一生	244
不算情书	264

彭德怀速写	271
冀村之夜	273
马辉	279
秋收的一天	283
风雨中忆萧红	292
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人们	297
初到密山	303

文 论

我的创作生活	312
我们需要杂文	317
《陕北风光》校后记所感	320
看川剧《打红台》	324
关于《杜晚香》	331
漫谈《牧马人》	339
《牛棚小品》刊出的故事	347
我读《洗礼》	351
浅谈“土”与“洋”	360

书 信

致戴望舒	369
致张眺	371
致胡也频(三通)	372
致许广平	384

致胡风	385
致逯斐	387
致陈明(二通)	391
致巴金	396
致孙犁	398

小说

梦珂

这是九月初的一天，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。

“看，鼻子！”其中一个这样急促的叫，脸朝着她的同伴。同伴慌了，跳过一边，从荷包里掏出小手绢，使劲的往鼻子上去擦。

网那边正发过一个球来，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。大家都瞅着她那弯着腰两手抱住右腿直哼的样儿发笑。

“笑什么，看呀，看红鼻子先生的鼻子！”

原来那边走廊上正走来一个矮胖胖的教员。新学生进校没多久，对于教员还认识不清。不过这一个教员，他那红得象熟透了的樱桃的鼻子却很惹人注意，于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点代替了他的姓名。其实他不同别人的地方还够多：如同眼呢，是一个钝角的三角形，紧紧的挤在那很浮肿的眼皮里，走起路来，常常把一只大手放到头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几根黄发，还有那咳嗽，永远的，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里打滚，却总不见他吐出一口或两口来的。

这时他是从第八教室出来，满脸绯红，汗珠拥挤的在肉缝中用力的榨出，右手在秃头上使劲的乱搔，皮鞋也便在那石板上大声的响；这似乎是警告，又象是叹息：“唉，慢点呀！不是明天又该皮匠阿二咒我了。”

气冲冲的，他已大步的走进教务处了。

操场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动，打网球的几个人也就随着大众向第八教室走去。谁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闹出了什么花样呢。

“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一个女生抢上前把门扭开。大家便一哄的挤了进去。室内三个五个人一起的在轻声的咕咕着，抱怨着，咒骂着……靠帐幔边，在铺有绛红色天鹅绒的矮榻上，有一个还没穿好衣服的模特儿正在无声的揩眼泪；及至看见了这一群闯入者的一些想侦察某种事件的眼光，不觉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，肌肉是在一件象蝉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颤动。

“喂，什么事？”扭开门的女生问。但谁也没回答，都象被什么吓得噤住了的一样，只无声的做出那苦闷的表情。

挨墙的第三个画架边，站得有一个穿黑长衫的女郎，默默的愣着那对大眼，冷冷的注视着室内所有的人。等到当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浓密的睫毛一盖下，就开始移动她那直立得象雕像的身躯，走过去捧起那模特儿的头来，紧紧的瞅着，于是那半裸体女子的眼泪更大颗大颗的在流。

“揩干！揩干！值不得这样伤心哟！”

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，正伸过手去预备撑起那身躯时，谁知那人又猛的扑到她怀里，一声一声的哭了起来。

好容易才又扶起那乱蓬蓬的头，虽说止了哭声，但还在抽抽咽咽

的喊：

“这都是为了我啊……你，……我真难过……”

“嘿！这值什么！你放心，我是不在乎什么的！把眼泪揩干，让我来送你出去。”

当她们还走不到几步，从人群里便抢上一个长发的少年，一面打着招呼，一面便向她述说他不得不请她慢点走的理由，因为他很伤心这事的发生，他很能理解这事的内幕，所以他想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事。同时又有六七个人也一齐在发表他们个人的意见。声音杂闹得正象爆豆一样，谁也听不清谁的。但她却在闹声中大叫了起来：

“好吧，这时你们去开什么会议吧！哼，——我，我是无须乎什么的。我走了！”于是她挟着那泪人儿挤出了人众，急急的向教室门走去。

教室里更无秩序的混乱了。

“喂，谁呀？”

“三级的，梦珂。”两个男生夹在人声中也这样的低语着。

以后呢，依旧是非常平静的又过下来了。只学校里再没见着梦珂的影子。红鼻子先生还是照样红起一个鼻子在走廊上蹬去又蹬来。直过了两个月，才又另雇得一个每星期来两次，一月拿二十块钱的姑娘，是代替那已许久不曾来的，上一个模特儿的职务。

梦珂，她是一个退職太守的女儿。当太守年轻时，他生得确是漂亮；又善于言谈，又会喝酒，又会花钱。从起身到睡觉，都耽乐在花厅里。自然有一般时下的诗酒之士，以及贩古董，字画的捐客们去承奉他，终日斗鸡走马，直到看看快把祖遗的三百多亩田花完了，无奈何只好去运动做官。靠了曾中过一名举人，又有两个在京的父执，所以毫不

困难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。原想在两三年后再调好缺,谁知不久就被革了,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骗,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点被牵涉到风化的事。于是他便在怨恨,悲愤中灰起心来,从此规规矩矩的安居在家中,忍受着许多不适意的节俭。但不幸的事,还毫不容情接踵的逼来,第二年他妻子便在难产中遗下一个女孩死了。这是他在十八岁上娶过来的一个老翰林的女儿,虽说也是按照中国的旧例,这婚姻是在两个小孩还吃奶的时候便定下的,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,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,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,他的游荡,以及他后来的萎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齟齬。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许多痛心的叹息和眼泪,并且终身便在看管他那唯一的女儿中,夹着焦愁,忧愤,慢慢的也就苍老了,在那所古屋里。

这幼女在自然的命运下,伴着那常常喝醉,常常骂人的父亲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,长得象一枝兰花,颤蓬蓬的,瘦伶伶的,面孔雪白。天然第一步学会的,便是把那细长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,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一阖下,就长声的叹息起来。不过,也许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的血管里的缘故,所以同时她又很会象她父亲当年一样的狂放的笑,和怎样的去煽动那美丽的眼。只可惜现在已缺少了那可以从挥霍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了。

她在酉阳家里曾念过好几年书,也曾进过酉阳中学。到上海来是两年前的事。为了读书,为了想借此重振家声,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叹息来送别她的独女,叮咛又叮咛的把她托付给一个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,他的堂妹。

这天当梦珂把那当模特儿的姑娘送出校后,自己也就跳上一辆人力车。直转了十来个弯,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库门前才停

了下来。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娘姨，一见梦珂便满脸堆下笑来，仰起头直喊：“小姐，小姐，客来咧！”楼窗上便伸出一个头来：“谁呀？梦妹，快上来！”

这是梦珂最要好的朋友匀珍。她俩在小学，中学都是同在一块儿温书，一块儿玩耍。当梦珂到上海不久，匀珍的父亲也把匀珍同她的母亲，弟弟一股儿接到上海来了，自然是因为他的薪水加多了的缘故。自匀珍搬来后，梦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来一次，星期下午才又回校。至于她姑母家里却要间三四个月才去打一个转。所以她才来上海两年了，还不很能同表姊妹们厮熟，而匀珍家却已跑得象自己家里一样。

匀珍是正在替她父亲回一封朋友的信，听着门响便问梦珂今天怎么会有空来，是不是学校又放假，并请她坐，还接着说：“只有两句了，等一等好吗？”及至没听到答声，于是赶忙丢下笔，一面把头抬起：“不写了。怎么，你，你不舒服吗？”

梦珂始终沉默着。

“哼，不知又是同谁怄了气。”照经验是瞒不过她，只要一猜便猜中，心里虽说已明白，口里却不肯说穿，只逗着她说一些不相干的闲话。

把脸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，是表示不愿听的样子。

明白这意思，又赶快停住口不说。

匀珍的母亲也走来问长问短，梦珂看见那老太太的亲热，倒不好意思起来，也就笑了。到晚上吃面时，老太太看到那绿色的，新擀的菠菜面，便不住的念起故乡来。是的，酉阳的确不能拿上海来相比。酉阳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，云只能在山脚边荡来荡去，从山顶流下许多条溪水，又清，又亮，又甜，当水流到悬崖边时，便一直往下倒，一倒就是几十丈，白沫都溅到一二十尺，响声在对面山上也能听见。树呢，总有多得